

剝開時間的皺摺，翻找溫暖

文 | 張禮豪

「接著，是苦痛，訴說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然而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但不是玩笑。……一種讓人產生幻覺的東西，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戲法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一種輕盈，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

——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儘管物質條件、政經宗教與文化背景有所區別，但肯定都會在某一個特殊的時刻自問，我們正在經歷怎樣的生活？未來又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然而弔詭的是，即使來到資訊已然較過往普及許多的全球性數位時代，卻並不意味著人對於他自身的生存狀況，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在如是充滿矛盾的情境下，歷史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來到我們今天所生存的年代，以類似的面貌再度發生出現，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這些問題，或許只有在離開了熟悉的環境之後，才會觸動包括鄉愁、主體認同，乃至於人類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情感的深刻思考。

黃沛涵近期的創作，所著眼的正是上述諸多始終未有確切解答的疑問。尤其在過去短短幾年之間，從經歷母親的離世，到自己遠嫁英倫、被冠上「外來移民」身份的異鄉生活，她開始思考個人至今的生命歷程與其母親，乃至於整個家族歷史之間的連結，進而擴大到身體經驗與視覺資訊之間看似無涉，實則一如蝴蝶效應般遙遙牽動的隱藏關係。這當中不見得有對錯褒貶，卻讓試圖消化、整理這段時間種種感受的她訝然發現，自己其實正在經歷其他人，包括她母親早就經歷過的事情，而在清楚意識到人類的命運自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重複性之後，她的生命、她的創作也因此獲得了前所未見的變化。

細數這次「過去與現在」一展中的作品，對觀者來說，迎面而來的首先是那極其特殊的用色，帶點螢光亮麗的璀璨斑斕。這源自台灣隨處可見、紛雜多彩的廣告招牌，以及年輕世代次文化的表徵，毫不設防地張開雙臂，像是要將所有熟悉或者陌生的人都拉進明亮而充滿活力的畫面裡頭；與此同時，畫面上的人物面容卻總是模糊不清、漫渙難辨，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也不肯清楚訴說究竟所處的時空發生何事，彷彿一個自然生成的巨大迷團，考驗著人們如何奮勇揚帆而去，前往全然未知的國度。

正視人類的苦難與不幸

舉例來說，乍看到《船與海》一作時，或許有許多人第一眼義大利海巡隊拯救來自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船隻的情景。把時間再往前推，則會讓我們與英國畫家泰納的《遇難的運輸船》（The wreck of a transport ship）一作輕易產生連結。除此之外，其實還投射了 1950 年，其外婆帶著腹中的小孩——也就是她的母親，冒險渡海抵台的經過。三者懷抱的目的各不相同，卻選擇了相同的方式離開熟悉的環境，在命運的決定下或者葬身海底，或者僥倖存活下來，展開了另一個階段的生命。透過如是的操作，此作與跟黃沛涵自身過往的家族歷史有所連結，其身份也由旁觀他人的痛苦中加入了主觀的想像，進而得到了安慰與救贖。

與展名相同的系列作品中，漫天煙塵覆蓋了畫面中看似變形扭曲的建築物，幾乎不見生機。在這些切割出來、相互之間又不見清晰區隔的空間裡頭，一個時空折疊著另一個時空，彼此極度雷同，卻又截然不同。它們既來自歷史文獻的相關影像取樣，也來自日常媒體不斷被重複傳播的畫面，相互疊合起來的景象就如同海市蜃樓一般，雖然渺遠虛幻，卻又真實無比，所訴說的是本質完全一模一樣的硝煙與戰火，死亡的氣息也從中悄然流洩而出。即使如此，少數倖存的人們仍願行走在殘破的瓦礫堆上，享受抬頭仰望天空的片刻自由。另外，正值天真無邪，應當玩樂與學習的年紀，敘利亞五歲小男童達尼希（Omran Daqneesh）卻被迫提早認識戰爭的殘酷，他滿身沾滿血跡與灰塵、一臉驚恐無助地坐在救護車椅上的模樣，透過媒體迅速傳播到全世界。黃沛涵的《男孩們》一作即以此為發想，透過抹去他的面容、加入另一個男孩的身形，頓時猶如魔法一般削減了畫面的血腥氣味，尤有甚之，更讓觀者的同情與憐憫能夠以別種輕盈的樣貌出現，去珍惜自身所擁有的一切。

凡此種種，像是在向世人宣告，無論是類似事件，或者相應而生的內在感受，無論過去、現在，或者是未來仍會持續發生。但黃沛涵並不像米蘭·昆德拉一般，悲傷地將「永劫回歸」一詞賦予沉重的凝視，也不願將發生在遠方的各種災劫，視為電腦或手機螢幕上的聲色奇觀，而是依舊抱持著一絲絲的期待，希望能持續透過創作來剝開時間的皺摺，翻找人性的無限的溫暖與包容。